

北史

冊十



北史卷四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謚

播弟椿

椿子昱

昱子獻

獻弟津

津子遁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寬子文恩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約從叔昇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

南巡吏人頌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

贈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

播少脩飭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擊蠕蠕

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

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

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汜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

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遽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遽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遽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恆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恆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

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尔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尔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尔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尔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第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爲中
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
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興
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
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
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
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勸
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
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大中
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入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尙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

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禽
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
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
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
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
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尙其
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
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
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
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
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恆見翁著布衣韋帶
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
用爲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

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
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
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
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
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
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
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
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
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
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
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
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

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介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

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苟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常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義靈太后令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

明謀反事覺逃竄義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義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義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義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義旨就郡鎖昱赴鄴因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

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第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剝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余朱氏微服入洛爲余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恆農伯在郡有能

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效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除岐州刺史

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

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
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
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
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脩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
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
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
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
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
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
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旣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
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
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
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